顏色觸忌諱致君濟俗猶恨無補況季世澆薄忠信凌遲以巧詐為良圖以搢紳為美利司馬安四至九卿漢君子耻其巧宦蓋官業固殊商販公朝豈尚謟諛直道事君三仕三黜與夫蘊畜巧心陰射上指致位卿相者豈同日道哉國家選用忠純精求黎獻中外輯睦遐邇肅雍柰人心如面不能咸一或用取冗敓而乖大體謀私利害而忘公家至有起自賤微驟登官路强為明敏剖析秋毫事至細微動煩旒扆謀身千計媚衆多塗觀

以足矣古者什一而税漢氏行田或三十税一而錫賚勳戚動以萬計牛酒布帛米肉之賜屢至民間是時子弟分食租税罕入縣官匈奴寇邊諸侯連禍兵革數起飛輓不絕官無鹽鐵之利門無舟車之算而民不告勞國用滋豐京師之錢貫朽難校太倉之粟腐敗不食阡陌之馬成羣守閭閻者食粱肉其故何哉國家開拓疆宇幅員億萬東南漸海西北暨戎內無列侯之國歲無民間之賜茶鹽金鐵之利水陸關市之征履畝而税榷

服御損郎吏惜百金於露臺施瓦器於霸陵代馳道塡
蘭池人無禁錮之律馬無食粟之侈采金銀珠玉者坐
以贓盜論故人人自樂趣本去末服勤穡事百姓足矣
君孰不足皇家休息四海五十年間遭遇陛下天意淵
默聖敬日躋承二帝之基當文景之辰四夷拭目仰觀
太平伏願鑒漢興之事隆聖宋之業去無益禁游惰擇
良吏敦稼政儉以率下簡以御物儉則用足簡則文寬
用足則財生文寬則俗阜春秋之義王者體元以居正體

元足以御大中居正足以簡嗇慾建大中則簡自至矣節嗇慾則儉自至矣倣文景之治體春秋之義孜孜為善雖休勿休不十年間則國用充牣風俗敦厚仁義可行法令可措猶將與三代相上下豈止於漢氏之比哉

去冗制

臣聞經國以體馭賢以爵國以體立必也宏遠賢以爵貴無或僭濫體國不大則制度叢脞爵賢不正則服位陵替仲尼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大體之謂也又曰惟

菽麥無桑柘而責繭稅官府由是生姦豪右於焉得志無告之民積於罷獘伏願陛下霽雷霆之威采狂狷之辭申命有司特著稅令辨肥瘠之地定輕重之法分科列目第為九等上田十頃當賦若許下田百畝當稅幾何分詔能臣頒行天下履其地力裒多益寡斷長補短陸耕水耨並正其征沃野敞田各平其斂標列版圖百世不易垂之後嗣聖法可觀下民之患自除猾吏之欺斯絕易所謂聖人作而萬物覩者也

利勇悍之士金革之物無有遠邇咸入縣官檢稅之寇猶比漢唐非勇之不足枝梧抑敵之梗於疇昔自幽薊陷敵之餘晉季蒙塵之後中國器度工巧衣冠士族多爲犬戎所有迨今六十年間益稔兇狡多誘中原亡命之徒善構塞下生事之輩狼貪嘯聚苦於邊邑前年冬寇我北鄙暨於澶淵將帥之臣嬰城自守生靈膏血汙原草自非陛下拯救元元親馳革輅匈奴之氣未易當也洎乎天威震耀敵人喪膽遁逃無所獻款歸命陛

助國討除尚猶累歲積年不能撲滅太宗又問宰臣曰卿等莫別有擘畫當時宰相但錯愕莫之能對太宗亦不悅久之先皇帝即位鑒追討之弊愍關輔之勞惟戒疆吏謹烽堠嚴卒乘來即驅逐去勿追捕嘗出陝西地圖自指山川堡塞示宰臣令移兵簡費又以涇原地最要害屯兵甚衆命增置鈐轄都監以備奔軼此實先帝之聖斷遠圖也然拓跋之境自靈武陷沒之後銀綏割棄以來假朝廷威靈聚中原祿賜畧有河外役屬小蕃

遷逃伏平夏元昊窟穴河外地勢可知也若分兵深入
則軍行三十里自齎糧糗則不能支久須載芻粟則難
於援送師行賊境利于速戰儻進則賊避其鋒退則敵
躡其後晝設奇伏夜撓營柵師老糧少深可虞也若窮
其巢穴須渡大河既無長舟巨艦則須浮囊挽綆苟賊
列寨河上以逸待勞我師半渡左右夾攻未知何謀可
以捍禦臣以為不較主客之利不計攻守之便議追討
者是謂無策若繕完壁壘修利器械約束將佐控扼險

之用兵皆擇其精銳先當矢石謂之握奇跳蕩是為奇兵其次疲軟則以守城壁近年之弊强弱兼用强為弱累戰多無功又中國長技莫先强弩近年之弊叅以他兵不能專用己長攻彼之短今若令涇原環慶兩路各於土兵禁兵或弓箭手內擇弓刀鎗槊手三二千副之涇原令高繼嵩張亢主之環慶令劉平趙振主之日夕訓練常如寇至如有警急則令自涇原界望環慶路横絕邊徼數百里間往來交擊互為首尾傳矢持滿俟中

欲倉卒驅之禦敵漢强則助漢賊盛則助賊必矣其敏
珠爾等蕃族又納質賊境居既首鼠戰必倒戈元昊窺
見此隙所以勾招打敵脅以鋒鏑誘以貨財國家非不
知其若此所宜速見良畫深破賊計及早羈束以固藩
籬此西陲之急務也臣前後累狀陳啓未蒙開可伏乞
采臣前奏下臣令勘會逐州部族首領量人馬事力授
以職名第給禄賜蕃官俸料至徼所費不厚若控制有
宜得其死力則為利至大或其間向漢不堅即令重納

之毫釐深可惜也若前議得行必恐昊賊未敢輕離巢窟伏乞聖鑒深察此議案宋史吐蕃傳置勒斯賚始居都錫城既居葉公城徙居總噶爾城後又徙莽沁又徙居青達置勒斯賚三妻喬氏生董戩其二妻皆李立遵女也生轄戩及瑪克占覺立遵死李氏寵衰斥為尼置郭州錮其子轄戩瑪克占覺結母黨李巴全竊載其母奔總噶爾置勒斯賚不能制瑪克占覺因撫有其眾轄戩居康古此策置勒斯賚徃總噶爾轄戩來都錫與史文不同未知孰是故附記之

四陝西四路兵甲不少但地有險易路有遠近寨柵有多少軍分有勇怯易防處合減兵難守處當增兵兵之增減即須察其險易量其遠近計其城寨均其勇怯使

各盡其宜朝廷去邊陲遠但因遞路所乞差發士卒所以臣前後累奏乞均勻加兵令來伏蒙朝旨許令那移駐泊尚慮邊臣占恡甲兵鮮克公共方今西鄙唯涇原環慶最須備禦其兩路犬牙相入烽候相望分之則勢孤併之則勢大物理之常也欲乞劉平罷鄜延安撫兼涇原總管所貴表裏相助首尾相應張大軍勢壯勵士心亦防邊之最要害也

五設使元昊謀犯邊境量其事勢豈能四路俱來必是

早賜行下付臣當司差官添置候賊平日即却罷遣一則不費供饋坐獲其用二則不動羣情易為辦集比點保毅軍及抄弓箭手利害相萬也

八沿邊小寨多是曹瑋建置常時禦備警寨防遏逋逃似有小利羗戎入寇則難于處當分兵固守則州郡勢危守禦不定則所蓄芻粟翻為寇糧又遠近傳聞亦是亡一城寨滋益賊氣且損軍聲欲乞宣旨沿邊總管司勘會小寨有兵少糧多不關要害先支沿邊巡檢等軍

過馬支山千有餘里合兵盧臯蘭下殺樓蘭王虜侯王執昆邪王子收休屠祭天金人趙充國亦以萬騎破先零李靖以三千騎破突厥又以精騎一萬至陰山斬首千餘級俘男女十餘萬擒頡利以獻自漢以來用少擊衆不可勝數疎在涇原守城壘據險阻來則禦之去則釋之不聞出師也疎懼戰或敗飾託以兵少為辭爾疎言土兵各護鄉土自古有九地士卒近家謂之散地言其易離散也第以近事言之閤門祇候王文恩出師敗北而土兵皆竄走惟東兵僅二百人殺敵甚衆以此知兵之强弱不繫東西在將有謀與無謀爾今邊郡參用東兵土兵若盡罷東兵亦非計也古人有言非隴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今防邊東兵人月受米七斗五升土兵二石五斗而疎乃言東兵廩給至厚又不知之甚也疎又言募土兵訓練以代東兵且土兵數萬須募足訓練雖二三歲未得成效兵精猶恐奔北豈有驟加訓練而能取勝哉疎議遂屈令疎奏全文已

追伏願陛下委任台司議新其職明考課之令重刺舉之權自非該通學術熟習政事者不得除授仍歲詔尚書省上其殿最明示賞罰若爲治有狀則即郡進爵但其善化不渝何必三年而代無使人疲於迎送官弊於數易惟陛下念之夫隆守文之業增太平之基不在斯人誰塞其責

擇令佐奏

伏以國家安危本乎蒼生蒼生治亂繫乎宰字之官於

詢之寺豪民直而貧民枉會府不絕于請求棘寺頗聞于市法幸居清要則市甲乙之科覬蒙超擢則買清白之舉中官受命牽訪珍奇武士在官多謀聚斂牧守納賂于珠金令佐受獻于絲穀郡遇督察之官則瘡痍累月邑經簡稽之使則罷弊踰時或吏蒙其上朝輸其貨則夕淪受福暮違其求則辰起當咎富者傾資竭產以赴其急貧者質妻鬻子以救其苦蒼生雖痛誅求贓吏罕聞敗露蓋人懼仇讎事徵證引旁無糾擿之吏上多

太康失邦五子之歌悲且怒太甲不明伊尹之書戒而諒周德盛而關雎樂王道衰而黍離怨秦風舊而車鄰大唐德遺而蟋蟀儉說辭偽而戰國亂仙詩邪而秦室壞漢德寬大文比三代義本六經而旁引究異豈雜霸之道見於文乎哀平之衰讖緯亂典遷洛之後其弊風流但著述之文氣尚清壯魏晉以降文采勝質江左之風虛澹為工裴子野劉勰之譏諒不誣矣李唐氏作緝熙禮樂多士盈庭辭有雅氣追其叔世旋亦輕靡五代

亂離諸侯僭竊辭體異儒幾於墜地國家駿命攸隆王道馴致材為世生文德宏壯四代而下無或比崇而近歲學徒相尚浮淺不思經史之大義但習雕蟲之小技深心盡草木遠志極風雲華者近於俳優質者幾於鄙俚尚聲律而忽規箴重儷偶而忘訓義況陛下睿謀如天聖政淳素若何逢掖之生乃循流蕩之弊伏願朝廷進用醇儒激勵浮俗考試之制推先策問非五經不得以對非常道不得以言但以義理為尚不以聲韻為限

則學無濫進人知嚮方不數年間文必大變跨東周郁
郁之美抑西漢煥乎之盛惟帝念之其道非遠

議貢舉奏

伏以隋設進士之科唐氏特隆其選歲登榜帖不過三
十賢俊之器將相之具在其中諒不虛語然主司慎選
弊於田撓豪右角逐之衢是非鋒起之場進孤寒則道
直而有悔私權貴則道枉而無咎貢舉之間因循滋弊
國家大設場屋旁求髦俊雖搜賢之禮博於虞夏而登

科之士冗於隋唐濫者或輩進材者或旅退薦書耒逹於冕旒馳聲已滿於塗路求夫厥由其弊斯在始則天下州郡薦送冗雜祝謁已先秋賦里選何有至公擇官一郡選賢數縣錚錚佼佼推爲翹楚故大藩動盈百數支郡不遠百里一賢無乃多矣次則省試有司優容過當或以三應五上華顛鮐背嘗對揚金殿授薦邊城皆蒙姑息取預科級明試之道無乃遠乎若萬方上計扃鍵貢闥衣冠鱗萃而萬數卷軸山積而億計良楛相雜

精粗交半銓品之官不踰五員考試之限不越三旬雖周孔無以施其鑒荀孟無以展其材況主司不一好尚差殊學古者注意於策論修辭者宅心於詩賦簡畧者鄙其閎衍綺麗者輕其質直鑒裁既紛品題乃惑緇素無常色金土無定價燕雀遇便風則高翔千仞蛟龍無尺水則困於泥塗故工拙之狀多乖外望致躁競之士騰口謗議爲朝廷計者莫若改立制度頒下郡國自今本道舉人各於都會取解專委輸運之使慎擇秋賦之

官選采良士上名禮部朝廷於是選官十員立限一季先則品題所業次乃詳考呈試不得以場籍年齒御試遠人妄分條目濫居等級但詩賦策論俱善為上等詩賦優而策論劣策論優而詩賦劣者為中等自餘不逮皆從駁放擇材而升不限其數奏名之日則榜列程試合格者自省門而右丹筆題注明下臧否標其警策之辭識其疵贅之語凡於卷末統論得失合送合落各令知悉如有不當並聽言上是則主司無敢倖之門薄徒

有知過之心進人以禮

平筦榷奏

伏以齊桓彊主夏盟始議鹽鐵漢武外事夷狄乃興筦榷魏晉周隋沿革非一唐氏因之兼增榷數貞元之際復行茶稅山海之饒盡於國矣夫天地之利與民共之藏財於民非欲盡取故曰民之不足君孰與足又曰百姓足矣君孰與不足蓋君以民為心民以君為體未有心勞而體逸支瘠而身壯者也國家富有徵稅充牣府

上不虐國下不迫民則政在其中矣孟子曰文王之囿七十里人以為小蓋與民共之也夫以利共之以道取之以禁防之以籍正之徧行而不盡雖禁山錮海而民不為怨矣

抑僊釋奏

臣聞舜禹商周之有天下文以經邦國武以戡禍亂政以齊民教以導俗故家給人足元元豐厚漢氏陵遲魚目入珠樹黃老之談導浮屠之源歲月滋深枝派寖茂

蕭梁之佞象教勅興李唐之譎真風益廣招藏游隋蠹
耗衣食誕誑吾民十室而九雖間有鉅儒輸誠獻諫深
根固蔕無以拔去國家經啟古義深抑流弊狹度人之
制峻修崇之禁九州穆若有識交慶而大藩尚踰千人
小郡猶登百輩訪諸輿議其倖可知皆言京城寺觀每
歲頗得度人或暫考經業或但聞久次便受戒籙即登
名籍四遠之徒游手之民皆擔簦負幣求度輦下詩云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又曰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豈有書軌

混同憲章殊異又聞其徒豪右多聚貲泉因誕降聖辰
仰望王澤或徼幸命服或希覬寵號仲尼曰惟器與名
不可以假人忍使恩耀光被髡褐求之典籍甚爲無謂
伏願陛下恭循典法錫命司存省度人之禁去紫衣之
制庶令驕嫚之民罕趨浮惰之業聖朝善政自可遵行
仁義何必恢崇釋老而後教化式孚區區之言伏待裁
擇

總大綱奏

臣聞易曰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語曰無爲而治者其
舜乎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非謂端拱黄屋不親庶
政納進熟之計受蒙成之福蓋言聖人勞于求賢逸于
得士左右前後股肱耳目皆任循良一人虚心以順天
下則可以無爲矣夫天者君道也四時者臣道也君當
清明以象天臣當生殺以象四時仲尼曰天何言哉四
時行焉百物生焉古先明王靡不由此國家中外清謐
朝廷肅雍陛下臨視萬幾勞神日昃至有論報刑徒簡

稽卒伍皆抵軒陛實煩清問臣聞百官承式各有司存
正則有賞濫則有罰但令恪守條章豈皆取必于上若
陛下英睿聖神無得而量至于耳目視聽固亦有限日
出臨朝表奏雲集決其大綱奮以宸斷猶不暇給況親
其委細勞勤聖躬臣竊恐違上事宗廟下撫億兆之意
願陛下選任賢達責成官事至于閱罪簡卒之比自非
國家大計理干政教者稍委之所貴庶政簡務清符合
太一宸體逸豫永享萬壽是則塵露之微少裨萬一

謹邊防奏

臣聞防邊扞冦其要有四遠烽候明約束謹關梁慎間諜遠烽候則冦鈔不至明約束則守禦不怠謹關梁則姦宄不行慎間諜則敵情可得不知烽候約束之道者不能無禦敵之患不知關梁間諜之事者不能有得敵之利善守邊者令敵不知所攻掠姦不知所刺探敵動靜之計進退之期山川之勢法令之制知之而後制之譬如乗高建瓴方今邊邑使領循守規轍政無奇狀以

警冠心晝日喧呶唯諾昏夜傳呼更漏暇則飲醱殽觴急則方陳甲馬冠至則扃鍵城郭受圍則坐食芻粟內無奇兵外無相援四野蒼生任為魚肉以此守邊殆非良畫誠宜選任梟雄列分遠鎮堅甲精金匀於給授冠來勿縱敵去勿追仍任偏裨經畧邊境相為肘腋互張聲勢數年之間深務完葺是則邊民既安邊用亦足矣

洪州請斷祆巫奏

臣聞左道亂俗祆言惑衆在昔之法皆殺無赦蓋以姦

曰神不許服病者欲飯則云神未聽飧卒令疫人死於饑渴洎至亡者服用又言餘祟所憑人不敢留規以自入若幸而獲免家之所資假神而言無求不可其間有孤子單族首面幼妻或絶户以圖財或害夫而納婦浸淫既久習熟爲常民被非辜了不爲怪奉之愈謹信之益深從其言甚於典章畏其威重於官吏奇神異像圖繪歲增邪籙祆符傳寫日夥小則雞豚致祀斂以還家大則歌舞聚人食其餘胙婚葬出處動必求師劫盜鬬

爭行須作水蠹耗衣食眩惑里閭設欲扇搖不難連結
在於典憲具有章條其如法未勝姦藥弗瘳疾宜頒峻
典以革祆風當州師巫一千九百餘户臣已勒令改業
歸農及各習鍼灸之脉所有首納祅妄神像符籙神衫
神杖魂[illegible]帽鍾角刀笏沙羅等一萬一千餘事已令
焚毀及納官訖伏乞朝廷嚴賜條約所冀屏除巨害保
宥羣生杜漸防萌少裨萬一

文莊集卷十五